

五
體
清
文
鑑

بہش

قتللق

مانجور ہے

لومته

252

॥ श्रीगणेशाय नमः ॥

མཁུ་ཤེས་པ་

प्राचीन

ॐ नमः ।

御	خان	سید	ᠭᠠᠨ ᠰᠢᠳᠤ
製	فرو	کن	ᠮᠤᠰᠤᠨ ᠤᠨ
五	بش	قایی	ᠪᠢᠰ ᠴᠠᠶᠢ
體	قوت	خان	ᠴᠣᠲ ᠬᠠᠨ
清	ما	جو	ᠮᠠᠵᠤ
文	ابر	سین	ᠠᠨᠠᠷ ᠰᠢᠨ
鑑	ش	تی	ᠰᠠᠲᠢ

第五函

بشیرتی
مقاوم

مستقیم
مستقیم
مستقیم
مستقیم

第六函

الشیخی
مقاوم

مستقیم
مستقیم
مستقیم
مستقیم

有關五体清文鑑的一些历史材料

這部書本身沒有序言，也沒有跋尾，我們在其他的書籍上也未查到有關它的記載，所以成書的年代和著者都沒有直接的材料可以引用。但是從內容看來，可以肯定它是由1771年完成的滿、漢兩種文字的“增訂清文鑑”發展而來的，僅僅加上蒙、藏兩文成為四體，再加維吾爾文成為五體而已。

此外還有純滿文的清文鑑、滿蒙文鑑和三體清文鑑三書，內容與本書雖有出入，但也有密切關係（詳細情況請看附表）。因此，我們敘述一下清文鑑、兩體清文鑑、三體清文鑑和四體清文鑑（注一）的情況，就大體上可以看出這部五體清文鑑的編輯過程方面的一些情況。

一、清文鑑——是1673年開始編纂的。

“康熙12年4月聖祖特諭傳達禮曰：滿、漢文義照字翻譯可通用者甚多，後生子弟漸生差謬。爾任翰林院〔掌院學士〕，可將滿語照漢文字匯發明某字應如何應用，某字當某處用，集成一書使有益於後學。此書不必太急，宜詳慎為之，務期永遠可傳，方為善也”（注二）。但是書沒有完成傳達禮就死去了，康熙另派馬齊、馬爾漢等主持其事，前後共經過35年，到康熙47年（1708年）才完成，共280類，一萬二千餘條，附有總綱，就是按字母排列的索引，康熙審定後刊行，題名“清文鑑”。此書在滿文譯學中是第一部綱領鉅制（注三），雖然也有刻本，並收入乾隆38年（1773年）完成的四庫薈要（注四），但是乾隆49年（1784年）完成的四庫全書中未收，所以後世的書里記載也較少。

兩體的有兩種，一是滿、蒙的，一是滿、漢的：

二、滿蒙文鑑——在清文鑑完成後，緊接着就於康熙49年（1710年）在這個基礎上開始了增加蒙文的工作（注五），編者是拉錫等，康熙56年（1717年）完成。所收辭匯與清文鑑相同，用滿、蒙兩種文字注解，但注解下引証的古文成語已刪去（注六），這是後來的三體清文鑑的基礎之一。

三、兩體清文鑑——乾隆時，又命人對康熙時編的清文鑑做了相當大的增刪，刪去了注解里“撫拾陳編章句，及以之乎者也為文者”，改成“日用常言，期人共曉”（注七）。增加了：1.新詞四千七百餘條。2.補編四卷，其中收有古代的及罕見的名詞一千六百條。正編和補編共約一萬八千條，也就是說比原書篇幅增加了約二分之一。3.把全部辭匯都譯成漢文，並附有滿文對音，但注解未譯成漢文。4.滿文的漢字切音。乾隆36年（1771年）完成。它的正式名稱是“御制增訂清文鑑”，刻本是乾隆38年（1773年）完成的（注八）。

四、三體清文鑑——兩體清文鑑完成後八年，即乾隆44年（1779年）又

完成了三体清文鑑，它的正式名称是“滿珠、蒙古、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鑑”。所謂“三合切音”，就是用汉字标记其他拼音文字的複輔音時，因为过去汉文里使用的两个字的“反切”不够確切，而另外創造的一套用三个汉字拼合的标音符号。这种方法至少是在30年以前就已開始形成了（注九），但是到这部書的凡例里，我們才看到它的簡單說明。

这部書与两体清文鑑比較起来，除增加了蒙文以外，还有相当大的不同：1. 沒有補編，正編里的類別和分則較少，辞也少了約三千条，其中重要的如部院類和臣宰類各少約三百条，鹵簿器用類少一百余条。2. 取消了滿文注解。3. 音是三种文字循环标记的，即每一种文字下面都有其他两种文字的“对音”，滿、蒙两文字的左边还有汉字的“切音”。4. 有工作人員名单、凡例等。它的刻本完成于乾隆57年（1792年）（注十），即編成后的13年，版刻得比四体精，故宮所藏的一部，紙張和装幀也都比两体的精致。總之，它与一体的較近，而与两体的出入較大。这种情况很奇怪，估計有两种可能：

（1）它是由清文鑑、滿蒙文鑑直接发展来的，沒有按照两体清文鑑增添。（2）它是有意識地刪去了一部分。从所少的辞汇的内容看来許多是重要的，所以还是第一种可能性較大。

上述第三、四两种因为都有乾隆的序言，并且都收入四庫全書經部小学類，所以許多書籍上都有記載，編成的年代都很明確，四体和五体則不如此。

五、四體清文鑑——上面只有滿、藏、蒙、汉四种文字对照的辞汇本文，其他的注音及注解一概沒有，正編和補編的卷、部、類、則等編排及數目与两体的完全相同，辞汇总數也是一万八千条左右。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它是直接由两体清文鑑发展而成，并不是在三体的上面增加藏文而成的。因此，它不一定是到1779年以后才进行編譯的，很可能更早一些。

英人道格拉斯（R.K. Douglas）估計它的時代与五体相同，在1790年（乾隆55年）左右（注十一），我們宁可慎重一些估計它編于乾隆36年至60年（1771——1795年）之間。无论如何，从1673年開始修清文鑑到四体和五体的完成，前后經過了一百年以上是可以肯定的。刻本的完成甚至可能是在19世紀初叶。因为清宮史續編完成于1806年，对于乾隆晚年及嘉庆初年皇室的書籍記載甚詳，關於两体、三体两書刻本完成的年代記載得很明確，而沒有提到四体、五体两書。我們所見的關於此書刻本最早的記載是道光30年（1850年）的，实际上当然也不会这样晚（注十二）。

此書也有殿版刻本，但流傳不甚广（注十三）。以上四种書的殿本木版現在都已散失无存。

此外，北京嵩祝寺天清番經局还有一种“四体合璧文鑑”的刻本，書名与“御制四体清文鑑”不同，但内容与其正編出入不大，只是在汉字旁边多了滿文的对音，并有滿文索引八卷及滿、蒙文的目录一卷，而沒有補編，版面設計比殿版紧凑，可以說是一种普及版，流傳甚广，木版現在尚存。

六、五體清文鑑——其內容在出版者前言里已有敘述。辭匯條數與四體相同，增加的只是一欄維吾爾文及三欄注音而已。至於蒙文和漢文下面為什麼沒有滿文對音，這可能有兩種理由：1. 滿、蒙、漢三種文字的互相注音在三體清文鑑里已經有了，而且很詳細。2. 滿文字母是由蒙文字母發展而來的，形體上出入不很大，能讀滿文的人大都能夠讀出蒙文音，並且當時認識滿文的人大多數都認識漢文。

這部書沒有殿版，只有鈔本，目前我們已確實知道的共有三部，兩部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，一部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院(注十四)。

故宮的兩部，一部原藏重華宮，一部原藏景陽宮(注十五)。重華宮是乾隆即位前的舊邸，即位後每年都在這裡與少數民族的王公等會見(注十六)。景陽宮向來就是專門貯藏圖書的地方(注十七)，1926年集中到故宮圖書館殿本書庫貯藏(注十八)，現劃歸該館滿蒙藏文書庫，這個影印本的原本就是原來在重華宮的那一部。原藏景陽宮的那一部維吾爾文字體較小。

大英博物院的一部，可能是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流落到英國去的(注十九)。

此外，沈陽故宮翔鳳閣（俗稱七間樓）原藏殿版書籍目錄里也列有五體清文鑑一部，但在1930年沈陽故宮東三省博物館成立圖書室查點存書時已經不在，下落不明。有人說是清室早已提往北京存放(注二十)，如果此說屬實，那末也可能是景陽宮的那一部。

這些書從其編譯目的說，主要是為滿族人學習其他民族語文用的，從其編譯方法上說，最初是用滿文編出，然後再用其他文字翻譯出來的，而滿文是清朝的“國語”，所以題名“清文鑑”。文鑑在這裡還有分類辭典的意思，這個時期所編的分類辭典都叫某某文鑑，依字母次序排列的辭典有另外的名稱，如：清文總匯、蒙文總匯等。

×

×

×

至於這些書的作者：清文鑑的後序上列有兩個很長的名單，上面僅各部門侍郎以上的官員就有69人，實際的編者是傅達禮等人，已如上述。兩體清文鑑卷首沒有開列工作人員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題為“傅恒等奉勅撰”。三體清文鑑四庫提要上題為“阿桂等勅撰”。但是傅恒和阿桂很顯然都只是虛領其事(注二一)。三體清文鑑的卷首有一個滿文的詳細的工作人員名單，上面共列95人，領銜的是永瑤，〔滿漢文〕提調官是福顏太、福森布、漢图等，承修官有永安太、賽尙阿、佛住、四寶等六人。蒙文提調官是明泰，承修官是廣書、明善、托津等人。永瑤（？——1790年）是乾隆的第六個兒子，在皇室里是一個在文化方面修養較高而未擔任實際政治職務的人(注二二)。1784年四庫全書告成時，正總裁就是他。比起傅恒和阿桂來，他還是可能做了一些具體工作的。

藏文部分的主編者，許多人都相信是章嘉第二世(1717——1786年)，

在章嘉的傳記上未見記載此事，但屢次提到他除藏文和梵文外還精通漢、滿、蒙文，他是滿文大藏經、四體楞嚴經、四體大藏全咒的校訂人，能用漢語講授佛經(注二三)。漢文上記載着乾隆對於他非常推崇，指示翻譯工作要“就正”於他的地方也很多(注二四)。當時在這方面他是一個權威學者，長期住在北京，園寂於兩體清文鑑編成以後的15年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相信藏文部分是經過他審訂的(注二五)。

維吾爾文部分的工作人員，我們沒有找到什麼線索，希望對這方面的材料熟悉的人繼續研究。

乾隆本人對少數民族語文很有興趣，下過一些功夫，他自己敘述到：“朕即位之初，以為諸外藩歲歲來朝，不可不通其語，遂習之，不數年而畢能之。至今則曲盡其道矣（按：此處專指蒙語），侵尋而至於唐古特語，又侵尋而至於回語（按：指維吾爾語），亦既習之，亦既能之，既可以為余暇之消遣，復足聯中外之性情”（注二六）。他又說過：“凡有諭旨兼蒙文者，必經朕親加改正方可頒發”（注二七）。對新疆的維吾爾語的地名翻譯，他也曾發表過一些意見(注二八)。藏語方面，他雖然也學過，但他聽班禪講經時，還是要通過翻譯(注二九)，可見藏語尚不夠精通。總之，他通滿、漢、蒙三種語文，懂一些藏語和維吾爾語，並且對翻譯工作常發表一些意見(注三十)。因此，這些書前面標着“御制”不一定全是虛名，而是真正參加過一些意見，至少兩體和三體的是這樣的。

筆者不懂滿、蒙、維文，本文是在熟悉滿、蒙文書籍情況的李德啟等幾位同志的幫助之下寫成的。

黃明信

1957年8月

(注一)它們的正式名稱是：御制清文鑑，御制增訂清文鑑，御制滿珠、蒙古、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，御制四體清文鑑，為了敘述方便我們用了這些簡稱。

(注二)清史列傳卷六，國朝耆獻類征詞臣傳卷一一六，傳述禮傳。

(注三)鮑奉寬遺稿“御制清文鑑提要”。

(注四)四庫薈要現僅存一部鈔本，已被劫往台灣。

(注五)清史稿聖祖本紀：“四十九年正月命修滿蒙文鑑”。

(注六)此書又有1743年殿本，其中的蒙文是用滿文字母拼寫的，編者是班第（李德啟：滿文書籍聯合目錄）。

(注七)參見增訂清文鑑序。

(注八)清宮史續編卷九十二。

(注九)1755年開始編纂，1763年完成的西域同文志（六種文字對照的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名、地名匯編）中已經使用。它的原理在1750年完成的同文韻統（梵藏漢標準譯音表）里已經形成。辭海“清文鑑”條，把“三合切音”解釋為滿、蒙、漢三種文字，是錯誤的。

(注十)清宮史續編卷九十二。

(注十一)見大英博物院中文書目補編（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

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, 1903) 139頁。

(注十二)道光30年(1850年)宣宗实录館从武英殿行取書籍總檔上記有：四体清文鑑二部，每部六套，共七十六册。

(注十三)故宫博物院及大英博物院各有一部，北京圖書館沒有。李德启滿文書籍联合目录(1933年)載三体、四体故宫均有鈔本，系刻本之誤。

(注十四)同(注十一)。

(注十五)根据故宫圖書館目录。

(注十六)清官史續編卷五，乾隆60年諭。

(注十七)見同上書卷五十五“东壁圖書貯景阳”句下原注。

(注十八)陶湘：故宫殿本書庫現存書目弁言。

(注十九)1877年的書目上沒有，1903年的補編上才有，書目的序言里說，他們所得到的一函永樂大典是1900年焚毀翰林院的劫余。

(注二十)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圖書館处郝瑞甫先生談，郝先生过去在辽宁省立圖書館時曾参加查点故宫存書的工作。

(注二十一)他們兩人在成書的前幾年长期在外面領兵打仗，可參看清史稿兩人本傳。

(注二十二)清史稿列傳七“工画……通天算”；四庫大辭典：“工詩”。

(注二十三)藏文章嘉傳，嵩祝寺版(1787年写)，第八十八、九十四、一百二十二等頁。

(注二十四)乾隆四体楞严經序、同文韵統序、东华录，乾隆38年2月上諭等。

(注二十五)还有伍勒穆集(从名字看来是蒙古族)是同文韵統的主要校譯者。1767年至1771年任理藩院左侍郎(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)，两体清文鑑成書的那一年，因病辭職，但仍管唐古特学及經咒館事務，重要的藏文文件仍要由他翻譯(东华录乾隆朝卷七十四)，卒年不詳，如果藏文部分的翻譯工作在1771年或更早一些的時間就已開始，那末他一定会参加的。

(注二十六)三体清文鑑序。

(注二十七)东华录，乾隆44年8月。

(注二十八)东华录，乾隆46年閏五月：諭“英阿杂尔、哈喇沙尔之名相沿謬錯已久，今既据綽克托奏請改正，以朕所忆而論，將英阿杂尔改称英吉沙尔，哈喇沙尔改称喀喇沙尔方与回人(按：指維吾尔人)原音相合”。

(注二十九)藏文章嘉傳，第一百〇九頁。

(注三十)滿蒙文方面他發表的意見很多，可參看东华录，乾隆44年8月和51年4月等處的記載。

一体至五体

内 书 名	编 成 年 代	内 容					序	工 作 人 员	職 名 表	凡 例
		滿	汉	蒙	藏	維				
清 文 鑑	康熙 47 年 (1708年)	附有解并引証 滿文注					滿 文	在 书 尾		
两 清 文 鑑 体	乾隆 36 年 (1771年)	附 汉 字 切 音 滿 文 注 解	附 滿 文 对 音				滿 文、 汉 文			
三 清 文 鑑 体	乾隆 44 年 (1779年)	附 蒙 文 对 音 汉 字 切 音	附 滿 文 对 音 蒙 文 对 音	附 滿 文 对 音 汉 字 切 音			滿、 蒙、 汉 文 卷	滿 文 一 卷	汉 文 一 卷	
四 清 文 鑑 体	?	有	有	有	有					
五 清 文 鑑 体	?	有	有	有	附 滿 文 切 音 滿 文 对 音	附 滿 文 对 音				
附 滿 蒙 文 鑑	康熙 56 年 (1717年)	附 滿 文 注 解		附 蒙 文 注 解			滿 文、 蒙 文			
附 四 体 合 璧 文 鑑	?	有	附 滿 文 对 音	有	有					

清文鑑內容比較表

总 目 录	正 編					补 編				总 網	补 总 網	后 序	版 本	备 考
	卷	部	类	则	条	卷	类	则	条					
滿 文	20	36	280		約 12,000					四 卷		一 卷、 二、 馬、 爾、 齊、 漢	1. 2. 殿 四 版 庫 刻 本 本 要	
滿 文、 漢 文	32	35	292	556	約 17,000	4	26	71	1,609	八 卷	二 卷		1. 2. 殿 四 版 庫 刻 本 全 本 書	
滿、 蒙、 漢 文 卷	31	36	285	508	約 13,000								1. 2. 殿 四 版 庫 刻 本 全 本 書	
	32	35	292	556	約 17,000	4	26	71	1,609				殿 版 刻 本 鈔	
	32	35	292	556	約 17,000	4	26	71	1,609				本 鈔	
滿 文、 蒙 文	20									八 卷		一 卷、 同 清 文 鑑	殿 版 刻 本	
滿 文、 蒙 文	32		255	561	約 17,000					八 卷			嵩 木 祝 刻 寺 本	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